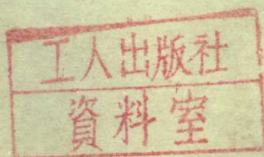




老營長

立 高 著

工人出版社印行





新大衆文藝叢書

老營長

立 高 著

工人出版社出版

老 營 長

作者 立

高

出版者

工人出版社

印刷者

工人日報印刷廠

北京西總布胡同卅號
電報掛號二二七三

一九五〇年十二月北京第一版

不許翻印

〔106〕1—10000

(AG12/02)

前言

選了這四篇文章，編成集子出版；當它要付印的時候，我內心感到深深的慚愧。

十幾年來，一直在人民的軍隊裏，尤其解放戰爭開始以後，我始終是和我們英勇的指戰員同志們在一起戰鬥着。我們一塊經歷了這偉大、壯烈、英雄的時代。我們一起冒着風雪、炎熱行軍，我們一起迎着砲火前進。他們一次又一次地教育和改造着我，我們成了親密的戰友。我看到了各種各樣的英雄人物。他們那種互助友愛生死一體的精神，他們那種爲人民，不避艱險的自我犧牲氣概，他們那種對敵人如猛虎，待人民似爹娘的崇高的行爲，他們那種機智、天才的指揮藝術……這一切的一切，卻使我感動得流下欽佩和感謝的熱淚。但是，做爲一個文藝工作者的我，實在感到羞愧！我實在寫得太少而又太壞，我沒有能力全部描繪出他們原來的英雄面貌，我對不起黨

和人民給我的教養，對不起我那些敬愛的英雄戰友們！

當我們起初深入到部隊，接近這些英雄們的時候，所看到的，常常是他們的缺點。我們筆下的英雄，也大都是寫落後轉變。一個戰士因為怕艱苦，或者想念家庭，他開了小差，經過家庭或同志們對他的教育、愛護和幫助，他轉變了，於是立了功，成了英雄；或者寫幹部因為對部隊的管理方式上，或者對羣衆存在了軍閥主義的殘餘，以後經過了什麼樣實際的教育，他覺悟了，把部隊搞好了，或者軍民關係搞好了。這些作品裏，常常有意無意地誇大了落後的一面，而且爲了什麼戲劇性，對落後的人物精彫細刻，不遺餘力。這些人物也似乎寫得活生活現。然而，對於正面人物呢？大都是了了草草，寫得生硬無力，概念而空洞。常常是如此！是的，這些作品，雖然不是頂準確地反映了真實，但也可以說是反映了一個方面，這說明我們的部隊是在對各種違害人民的思想鬥爭中成長着壯大着，在對部隊的教育上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是，這決不是主要的一方面。我們的軍隊如此的英勇無敵，打敗了八百萬用美國近代化殺人武器裝備起來的軍隊，到處受到人民的熱愛和歡迎，這是偶然的嗎？所以能

够這樣，而是因爲在黨所領導的軍隊裏，存在着最基本的積極的因素，由於這些因素，使他們創造了各種英雄事蹟，可是，在這方面，常常被有意無意地忽略了。

以後，在軍隊裏久了，開始被他們的英雄行爲所感動，血淋淋的事實教育了我。他們負了傷，但是他們不等包紮又一直冲了上去；他們被打倒不能動彈了，但他們仍撐起身子，痛罵敵人，鼓舞同志；在堅守中，直到他們嚥下最後一口氣以前，還發出最後一顆槍彈；在執行九死一生的任務的時候，他們面不改色，是那樣的沉着堅定，或者一句話不說，或者只表示堅決完成任務，或者請求黨，在犧牲以後，黨員登記表上落上他的名字！……他們究竟爲了什麼呢？這是多麼的崇高和偉大呀！

我們的指揮員，更是英雄中的英雄們。千重萬重的困難、艱險，都絲毫不能吓倒他們，他們是那樣的樂觀、堅定；他們常常是以少勝多，以劣敗優，十個人能俘虜一百蔣匪。他們總在不停息地前進着！他們中許多都是工農出身的幹部，文化程度低，但他們沒有學不到的東西，他們時時都牢記着毛主席的指示，向『工農幹部知識化』方向前進。他們學到了比可以學到的更多，他們却漸漸成了智慧而天才的指揮員。

我們的軍隊，是生活在階級的大家庭裏。爲了一個人所遭受的苦難，我們都灑下同情的熱淚；我們萬衆一心，同仇敵愾，爲了崇高的理想，捨生入死牢牢地結成一個鋼鐵的整體。

我們稍稍懂得了這些，又由於上級的指示和領導，我們開始轉變了。我們感到責無旁貸，急於想把這些偉大的東西告訴別人；但是，由於我們懂得的總嫌太少，我們無力擔當這個任務。

我們在黨的領導下，開始有意識地改造和學習了。

這幾篇東西，就是在學習中寫成的。這當然不能表現出我軍的全貌；同時，因爲各方面的水平所限，寫得很拙劣。我不僅希望讀者和專家們批評，而更希望我們——在部隊的和不在部隊的知識分子和作家同志們能盡力來表現我們英雄的人民軍隊，使這些英雄的功績，英雄的軍隊和人物，不被磨滅，我期望着更多更好表現革命英雄們的作品再多多誕生。

一九五〇、十二、十、北京。

定價：4900元

目錄

老營長	一
戰友	四九
入夢	六六
任務	八七

老營長

李營長是團的大功臣，全團沒有一個人不知道他。戰士們都叫他老營長，也叫他老活寶。說他老，不是年紀老，他今年才二十八歲；可是他長着一臉黃黃的捲毛鬍子，有半個月不刮，便像個老頭兒。對戰士們呢，沒有幹部架子，真是體貼入微，像個老大哥一樣。再一個，他愛出洋相，所以戰士們這樣親暱的稱呼他。

七月裏，隊伍駐在定縣，爭取戰鬥間隙大練兵。李營長有辦法。戰士們勁頭高，都說：『練好武藝趕快消滅蔣匪軍。』練兵運動開展得真熱鬧。

這天，天上一絲兒雲彩也沒有，太陽直剝剝的晒着，地滾燙。一陣熱呼呼的風，從莊稼地裏吹出來，帶着股子濃濃的糞草味，使人透不過氣。樹葉無力的耷拉着，紅高粱黃穀子的尖尖上，好像也要冒煙了，戰士們的軍衣被汗浸透，黏漬漬的貼在背上，他們一個挨一個爬在地階子下面，聚精會神的向那邊瞅着。教導員笑嘻嘻的從村裏跑出來，跳在戰士羣裏，戰士們都關切的問：「教導員！你的病好了？」教導員笑着小聲說：『好了。』嘴裏打着口哨，轉着黑深深的眼睛，叫大家注意。

那邊，營長正和一個新戰士裝炸藥雷管，營長耐心的指點着。新戰士第一次鬧這玩藝，手直發抖，戰士們噢噢的亂叫呼：『我來吧……。』營長向大家做一個鬼臉，揮一下手。戰士們大笑一陣才靜下來。營長和新戰士一塊把炸藥靠在地上，燃着導火索。新戰士慌慌張張向回跑，不小心絆了個跟頭，大家又拍着手笑起來。營長沉着氣的拉起新戰士隱蔽好，就聽『轟』的響了，煙塵的柱子衝向天去，崩起的土塊，花絮一樣垂成黃色的土簾，層層下落，戰士們便冒着煙霧，叫着殺聲向爆破點衝去：『繳槍不殺！』『捉活的啊！』『……。』真是好不熱烈。新戰士也喘着氣跑上去，樂的合不

住嘴。地堡變成一攤虛土，方圓十米邊黨的又黃又黑。戰士們高興的嚷着：『這玩藝效力真大！真過癮！比榴彈炮棒多啦！』『老營長！我再演習一次吧！』『該我了！』……營長說：『不要急！打仗的時候保叫你們過癮！』有的戰士嘟囔着：『什麼時候打仗啊？』營長掙脫了大家的包圍喊：『集合！』號聲清脆高昂的響起來。隊伍成營方隊站好，有的新戰士擁擁擠擠，營長怒吼起來：『動作快一點，拖泥帶水像個什麼隊伍！』剛才的一片嘈雜，突然靜下來，只聽到頭頂喜鵲翅膀扇動的聲音。

演習爆破的新戰士在隊前講話了；他沒有一點恐懼，勝利鼓舞着他，高聲的說：『同志們！過去我一聽說爆破，心跳的跟打機槍一樣；這次營長幫助我，嗨！毬事！沉住氣啥也不怕。你們看，頑軍和地堡都坐土飛機了吧？』他收住笑又說：『只要掌握了五大技術，打起仗來就有底。我新參軍，這次要跟老大哥們看齊，挑一戰！大家敢不敢？』同志們一片掌聲。他滿頭大汗，紅了臉，在掌聲中跑向隊伍。營長喊住他：『站住！就這麼歸隊嗎？你是一個人民解放軍的戰士啊！』新戰士覺醒過來，嚴肅的說：『完結！』向隊伍敬了禮，向值星連長營長正正規規敬了禮，抱起肘跑回

隊，整齊的站在行列裏。營長習慣的摸着鬍子笑了。

突破了最弱的一環，全營驅逐了對爆破的恐懼心理。在一陣熱烈討論之後，營長說：『同志們！話雖然是開心的鑰匙，事實對大家更有幫助！我們每個戰士都要鍛鍊成獨膽英雄。要知道，現在跟過去不同了，過去主要靠三猛，今天是機械化大規模作戰，戰術要求我們：單人爆破小組突擊！一個戰士，不僅掌握技術，還要懂得什麼時候該怎麼運用它！大家，連我在內：學習學習再學習，不要向困難低頭，勝利就是我們的！同志們……』

一陣風吹起一團團烏雲，遮住天空，悶熱起來。蚊子成團的在人臉前湧來湧去。大路上，一個騎兵通訊員，扯起塵土的帶子，直奔隊伍跑來。他把信件交給營長，營長看過，馬上緊張起來；他乾脆的說：『同志們！稍息！今天演習就結束了。現在是兩點半，四點鐘出發！』

教導員跑過來問：『老李！命令來了？』營長抓住他的肩膀瞪大眼睛說：『我的同志！那個叫你出來啦？』教導員笑笑說：『出了汗了，不要緊了。』營長指着他

的鼻子點了兩下，沒有說什麼，把命令、路線圖交給他看。其中還有一個命令，是調通訊員小王到團部工作。教導員說：『他不一定願意去，好幾次要求下班我們都沒答應他。』兩個人一面說一面回到了營部。

四個連長已經在營部等着。營長、教導員佈置了行軍的一切工作。營長最後說：『同志們！我們要打到外綫去，五天要走六百里路，那邊羣衆條件又差，困難一定是有的，大家要有足够的精神準備！』連長們說：『沒問題，戰士們斃足了勁要打仗，就是一座刀山也嚇不住啊！』二連長搶着說：『營長！這次戰鬥無論如何該我們連擔任主攻了。』營長說：『今後的任務今後再說，現在要完成行軍任務！』

散會後，營長收拾着桌上的書，其中有一本合同戰術，畫着許多紅鉛筆道道。他又把那些地方着重的看了一遍，摘下軍用地圖，喊：『小王！小王！』小王興沖沖的跑進來。營長不好一開口便說有命令要調他走，只搭訕的說：『你在搞什麼？……這麼高興？』小王神氣活潑的，手也動脚也動，說：『那還不高興，要打仗了啊！』『你都準備好了？』『好了！營長！我要求下班的事怎麼樣？』營長心裏一動一動覺得

不好直說，便試探的說：『小王！你的工作有調動。』小王跳起來說：『允許我下班了？』營長說：『團部調你，你看這命令。』小王調皮的看了營長一眼說：『營長，別開玩笑了！』接過命令，他看到了他的名字和團部的圖章，一下子怔住了。一會，心裏忽然又高興起來：『哼！假的！營長你騙我哩！』說着把命令揉成蛋蛋，營長急忙把命令拿過來認真的說：『小王！命令還有假的？』小王呆呆的望着營長不說話。好一會，營長說：『嗯，怎麼不說話呀？』小王低下頭，弄着衣裳角說：『我犯了什麼錯誤，一營不要我了？』營長說：『工作需要。這次學習戰術的時候，大家一致認為要把通訊聯絡搞好，團決定調一批有經驗的通訊員，我們……再說那裏也是革命工作嘛。』小王說：『我要去當戰士……。』他想起一連四班老黑和他開玩笑的時候，說他個子小，扛不動機槍，沒條件當戰士，便又氣又憤的說：『誰說我不能當戰士？我要立個大功給他們看看！』營長說：『誰說你不能當戰士？』小王說：『不管怎麼樣，我不去！』時間緊迫了。營長見教導員在那裏偷偷的笑，營長說：『快去吧！收拾收拾馬上走！』小王仍固執的說：『我不去！』『爲什麼？』小王噘着嘴：『不爲什

麼，哼，那上級調你到後方工作，你爲什麼不去？」這一下子，却把營長給反問住了。

原來老營長掛過七次花，他的腿殘廢了，肺上還穿過一個窟窿。可是當同志們一提起來，他就說：『我這是帶了七朵花，三朵日本花，四朵美國花——紀念花！』人家不懂，他就又咧着嘴說：『這還不明白！三處是日本的三老子彈打的，四處是美國的七九子彈打的！我要牢牢的紀念着它們！』上級曾要調他去休養，他却怕到後方，他離不開他的戰士們，可是他的臉總是又黑又黃，走起路來氣喘；但他却說：『我的身體支持的了，我保證完成任務！』有一回他那樣和政委談，給小王聽見了。這回小王就拿來抵抗營長。要是平時，也許好好給他解釋一下，安慰他幾句，可是他嚴厲的說：『這是跟上級講話嗎？去！執行命令！』小王鼓了鼓嘴沒有說話，眼淚撲簌簌落下來。營長心裏也一酸，嘴角用力動了一下，沒把眼淚掉出來。

小王跟他工作快一年了，戰鬥中生死在一起，他喜歡小王朝氣勃勃，勇敢機動，而且，那種倔強固執勁有點像他小的時候。他十三歲上，因爲地主少爺糟害莊稼，罵

他，他忍不住了，揍了少爺，地主就奪了他們的租地，趕出去逃荒，可是他沒有屈服。十七歲上扛長活，地主仗勢無故剋扣他的工資，罵了東家，叫衙門打的頭破血流，他暗氣不出，給地主放了一把火，跑到山西下了煤窯。在煤窯上受工頭的氣挨日本人的打，又跑出來打短工，要飯，以後才遇見了八路軍的游擊隊參加了革命：那是一九三八年的秋天。開始他也當通訊員，但他也曾幾次要求下班，戰士們是總覺得只有親手殺敵人才更光榮的啊！想到這裏，他又同情起小王來，覺得剛才的態度太使小王難過，便拍着小王的肩膀說：『別想不開！以後常回營上玩來！走！我幫你收拾收拾。』推着小王一塊走出去。

他幫小王把背包、手榴彈、槍指好，送到門口，又送到村邊。小王低着頭說：『營長，你回吧！』營長抓住他的手說：『……回頭來。』放開手，可是兩個人都直豎豎的立着不動，半天，小王說：『營長……你說我將來做什麼工作呀？』營長說：『你還年輕，將來軍政工作都可以嘛。』小王說：『我識不了幾個字，還是想幹軍事工作。這一來，一輩子當通訊員吧！』營長說：『幹軍事工作沒有文化也不行！到團